

## 早期閩南戲文中「當下」語詞 和其他功能詞的互動\*

連金發  
國立清華大學

本文從語意詮釋和句法結構兩方面探討明清時期閩南戲文《荔鏡記》/《荔枝記》表示「當下」的語詞。「當下」界定為發話者說話的時刻，做為直指的核心(*origo*)。表當下的時間詞只能出現於情態、否定、疑問、語態、假設等功能範疇之前。本文接著考察當下的時間詞和人稱代詞及有指代功能的稱謂語的相對語序。表當下的「今」和代詞的先後搭配關係反映出第三人稱多於第一、二人稱；而代詞和「今」的先後搭配關係則得出第一人稱依序多於第二人稱和第三人稱的關係。功能範疇中句標詞組除了語氣(*mood*)所涵蓋各種句式外，在其上還有言外言談層，反映交談者的互動，而當下所提供的時間座標與此正相契合。當下詞語也發展出會話含意的功能。此外，當下發生的事件常涉及呼語，因此本文也附帶討論了呼語結構的用法特徵。

關鍵詞：明清戲文、句法、語意、閩南語、當下

---

\* 本文是科技部贊助的研究計畫(MOST 107-2410-H-007-029-MY2)成果之一。初稿曾宣讀於2018年國立中山大學舉辦的「第十二屆台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台灣語言的多樣性與永續發展」。主辦單位盛情邀請，及會中同好多方分享意見，銘感於心。論文修改的過程中承蒙匿名評審不吝指正，受益良多，謹此鳴謝。此外，多虧楊又儒細心校閱框正，功不唐捐，不勝感禱。

## 1. 前言

現場言談事件涉及說者和聽者之間即時的語言溝通。在談論時制和體貌時，常提及說話時間、事件時間、參照時間；說話時間即為「當下」。晚近學界提出句構三階層說（Rizzi 1997）：詞彙層、時制層、句標層。詞彙層掌管謂語所投射出的論元，時制層涵蓋體貌、情態、時式、語態、致使、否定等，句標層包含焦點主題、語氣、對話者言談行為等。表「當下」的語詞，理應位於時制層中，但因反映交談者所處的現場，自然也同時佔據句標（complementizer）的位置。在時間的向量中，每個節點都可能為「現在」。「現在」是一種指示（deictic）的概念，以說話時刻為參照點；說話時刻就是現在。「今」或「今旦」即當下或現在，時制的座落即為句子的核心。意指當下的「今」/「今旦」就和時制作緊密的組合，至於「今」/「今旦」何以又可以出現於句標層，那是句標層中言談的功能成份，「今」/「今旦」也起言談的承續作用。

本文以明清閩南戲文（吳守禮 2001a, b, c, d, 泉州市 2010）中「今 tann<sup>1</sup>」為例，探討其語意、句法及語用功能。<sup>1</sup>就句法結構而言，「今 tann<sup>1</sup>」可充當論元，即出現於詞彙層中，做謂語的賓語；也可以出現於時制層中，充當動詞詞組的附加語，即副詞或狀語；也可以出現於句標層中，充當言談助詞。我們認為「今 tann<sup>1</sup>」的詞性是由結構決定的，其本身作為詞根只提供言談素材，這點我們採用分佈形態學（distributed morphology）的觀點（Matushansky and Marantz 2013）。

---

<sup>1</sup> 明清閩南《荔鏡記》/《荔枝記》戲文有五個版本：嘉靖本（1566）、萬曆本（1581）、順治本（1651）、道光本（1831）、光緒本（1884）。道光本參見泉州市（2010）。其他版本參見吳守禮（2001a, b, c, d），這一系列的文本反映十六世紀（或更早）以來早期閩南語的情況，但也摻入一些近代漢語的語例，這一些早期的閩南語戲文語言演變的差距不大。本文認為戲文是代代相傳的口頭文學傳統，其中的語言比文本刊行的年代早得多，比如明清閩南語戲文疑問詞「是乜」（<「是物」）的時代層次應是早期近代（即唐代）漢語的層次。因此以下這樣的看法就不足為奇了：光緒本和同一時期的其他文獻（十九世紀末葉英人所編的閩南語聖經或詞典）所反映的閩南語有顯著的差異。準此，明清戲文刊本雖然橫跨四百年之久，也有彼此相承因襲舊慣的可能，比較不容看出明顯的演化痕跡。

以句中結構關係而論，「今」可分為兩類：(1) X + 「今」，(2) 「今」 + X，其中 X 是變項 (variable)。第一類中 X 絕大多數為主語，以人稱代詞優先出現。人稱代詞主要依人稱和單複數分類，第一人稱：「我」vs.「阮」(排除式) / 「咱」 / 「赧」 / 「嬾」(包含式)；第二人稱「你」 / 「爾」 / 「汝」vs.「恁」；第三人稱「伊」vs.「伊人」。每個人稱都有單數(前者)與複數(後者)的對立，第一人稱複數還區分排除式(只含說者及其同邊人，不含對方)、包含式(說者和對方都包含其中)。「今」既然表示當下的交談事件，以言談者(說者、聽者及相關的第三者)為主語是順理成章的事。傳統社會中為表示交談者間身份地位的尊卑及情感的親疏關係，通例以稱謂語來指稱說者、對方或第三者，因此充當主語的稱謂詞實指交談者。此外，即便主語偶爾由無情性 (inanimate，如「東西」) 表示，有「今」出現就表示有個隱性的說者含攝其中。第二類「今」在變項 X 之前出現，X 的位置可以出現情態詞「卜」「愛」「會」，否定詞「不」「無」「勿」「袂」「莫」，疑問詞「值」「乜」「做俚」「做年」，計量副詞「又」「亦」「夭」「都」，前置詞「共」「將」「力」( < 「搵」)「在」( < 「俚」)「俚佐」「佐」。「今」都不能和變項 X 對調位置。不過「今」和「旦」「日」「年」「暝」「夜」組成時間名詞就另當別論。這一類時間名詞可以充當動詞的賓語，出現於詞彙層中，算是動詞所投射出的論元。複雜句中附屬子句由「那」( < 「若」)(條件句)、或「雖」(讓步句)標記，主要子句由「即」標記，「今」都出現於複雜句的最前端，這表示它的位階都在複雜句之上；目的句的引導詞「來」「去」所引領的目的詞組，「今」也可以出現在其前。

總之，從「今 tann<sup>1</sup>」所反映當下的語意，我們可以預測其句中的相對結構位置，本文設想意指當下的「今」/「今旦」是時制核心的緊鄰(即是最近的附加語)，而時制作為句子核心是居於其他功能範疇之首，因此在線性排列上佔據首位功能詞的語意和句法結構有密切的互動關係。不論「今」出現在 X 之前或之後都佔據相當高的位階，應屬句標層中與言談密切相關的位置(參 Puglielli and Frascarelli 2011)，顯然「今」正是句法和語意甚至語用互動的體現。語詞反映交談者間的言談行為屢現不鮮，如「敢」即為另

一例（江藍生 1990，連金發 2011）。「今」和其他類副詞間也有階層高低之分和限制（Cinque 1999）。此外，本文也將連帶論述與「今」相類反映當下語意的語詞及其理論涵意。

本文的架構除了第 1 節前言與第 5 節結語外，分成三節。第 2 節提供理論背景，第 3 節討論當下時間詞和其他功能詞的相對語序，第 4 節談論當下時間詞的會話含意。

## 2. 理論背景

本節提供本文當下語詞分析的理論背景，分成以下五個小節呈現：當下交談事件中代詞的功用（第 2.1 節）、交談者代詞 vs. 非交談者代詞（第 2.2 節）、句子結構中的階層關係（第 2.3 節）、言談行為詞組結構（第 2.4 節）、呼語詞組結構（第 2.5 節）。

### 2.1 當下交談事件中代詞的功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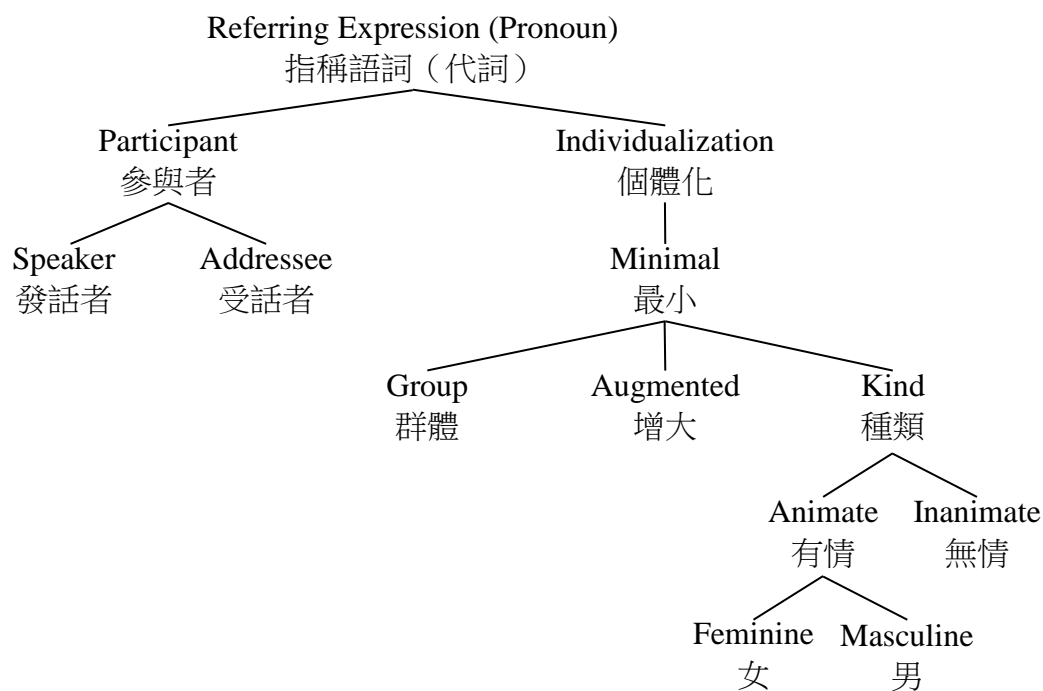
「當下」為言談事件提供必要的時間支架，而言談事件必然涉及交談者，即發話者和受話者雙方。法國學者 Benveniste (1974) 將代詞劃分為兩類：第一人稱和第二人稱為一類，第三人稱為另一類。前者是言談事件的參與者，後者是局外人。第一、二人稱分別代表交談者中的發話者與受話者。從另一層面來看，在文本或篇章中，只有第三人稱才具有指代先行詞或後起詞的功能；第一、二人稱不具這種言內的（endophora）指代功能，只具有言外的（exophora）指稱言談現場參與者的功能。代詞沒有固定的指稱對象，第一人稱的「我」唯一固定的值是發話者，但隨著語境的變遷，其指稱對象也隨之而變。Jakobson (1990) 將此種語詞稱為轉換項（shifter），「我」作為轉換項隨境而變，不變的是發話者（即自我）的指稱。德國心理學者 Karl Bühler 的理論所闡述的動態語言觀，與上述的鋪陳有異曲同工之處（參見 Abraham 2012）。依 Bühler 的工具論（Organon），語言有三個面向，即發話者的表達（expression）、受話者的感受（appeal）、第三者的敘述（representation），即談話內容。

言談事件就是發話核心（*origo*），言談現場的指示性可分兩類：（1）強指示（*strong deictics*），和（2）弱指示（*weak deictics*），前者由第一人稱代詞（「我」）、第二人稱代詞（「你」）、空間指示詞（「這兒」「那兒」）、時間指示詞（「現在」）表示，後者由冠詞和動詞之對協標記（*verbal agreement*）表示（參見 Abraham 2012）。

## 2.2 交談者代詞 vs. 非交談者代詞

根據 Benveniste (1974) 的二分法，即第一、二人稱為一類，第三人稱為另一類，Harley and Ritter (2002) 以 *phi* 成份分析法加以圖示化：<sup>2</sup>

(1)



<sup>2</sup> 為避免誤解，*animate* 譯作「有情」，不譯作「有生」。

這個圖解反映 Benveniste 的二分法傳統，[+參與者] 是言談事件的參與者，即發話者與受話者或第一人稱和第二人稱代詞，[-參與者] 是第三人稱代詞，與言談事件無關。但真正的言談事件中第三者還是會涉及其中，因此勢必做若干修正，即把負值參與者改為未設定值。第三人稱代詞（即第三者）雖為局外人，但因具有某種顯著性（saliency）而常被提及（參閱 Bianchi 2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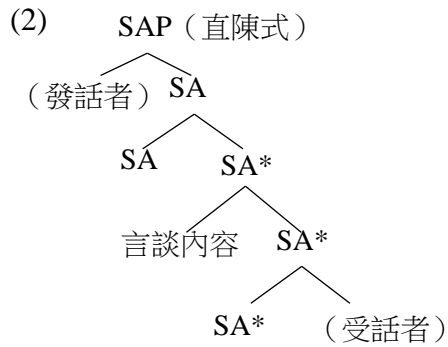
劃分交談者（即說者和聽者，或第一人稱和第二人稱代詞）和非交談者（即第三者或第三人稱代詞）和當下時間詞的關係在於當下時間詞常用於交談事件中，而交談事件一定涉及交談者（即說者和聽者），而當下時間詞和主語（多半指稱交談者）有密切的關係。3.4、3.5、3.6 節的論述都和交談者休戚相關。此外，又與有情性階層有關連。

## 2.3 句子結構中的階層關係

據近人的研究（Rizzi 1997）句子的結構可分成三個階層。最低的階層為詞彙層主宰謂語和論元的互動；再上一層為屈折詞組（inflectional phrase，簡稱 IP）層掌管時制、情態、否定、語態等項目；最高一層為句標詞組（CP）涵蓋一系列功能範疇，與言談產生互動關係。在句標中的言談成分有主題、焦點、語勢（force）。其中語勢的核語為句標（complementizer），涵蓋各種語氣（mood），如論斷（assertion）、疑問（question）、祈使（order）、驚嘆（exclamation）等，在其上還有更高的一層，即言外語勢詞組（illocutionary force phrase），用來表示交談者（即發話者和受話者）之間言談的互動關係（參見Coniglio 2012，Coniglio and Zegean 2012；比較Wiltschko 2014）。語氣在結構上體現為各種句式（clause type），如直陳式、疑問式、祈使式、感嘆式、虛擬式。句式和言外語勢詞組不具一對一的對應關係，比如屬言外言談層的言談助詞不只和一種句式相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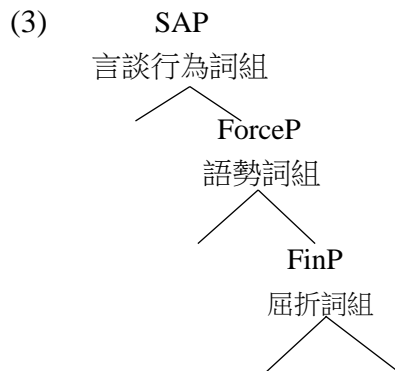
## 2.4 言談行為詞組結構

言外言談詞組的內部結構為何？近來 Speas and Tenny (2003)（又見 Hill 2007, 2013, 2014）提出如下的結構圖：



SAP: speech act phrase (言談行為詞組)

言談行為詞組的三要素是發話者、受話者和言談內容。言談內容會隨著不同類的言談而變。言談行為詞組、語勢詞組和屈折詞組的相對高低，圖示如下（參見 Hill 2014: 1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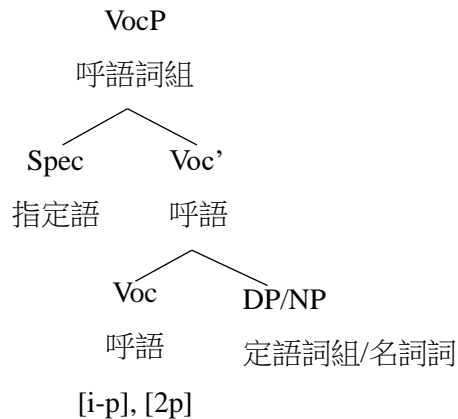
由上圖可以看出言談行為詞組最高，語勢詞組次之，屈折詞組最低。

## 2.5 呼語詞組結構

當下的言談事件既然經常有交談者互動的現象，就免不了呼喚對方的情況。這就牽涉到呼語（vocative）的句法結構。根據 Hill (2014: 75) 的構想，呼語的句法結構可圖示如下：<sup>3</sup>

<sup>3</sup> [i-p] 指 inter-personal（人際的），[2p] 指第二人稱，即受話者。

(4)



呼語帶有句法語意屬性，可用探索和標的（probe-goal）的檢核方式來處理。名詞需先取得充當受話者的屬性才能進入呼語的核心。受話者的屬性需由人際溝通的角色來定義，這些屬性包含交談者之間的社會地位的高低、情感的親疏、語體的正式與否（Brown and Gilman 1983，連金發 2013, 2015）。呼語的形成有一定的形態表徵，即加前綴和後綴，如「亞娘/啞娘/阿娘」「娘子」用來當面稱呼或呼喚對方。<sup>4</sup>

### 3. 當下時間詞和其他功能詞的相對順序

當下（Now）是以發話者說話的時刻或時段來界定的。「今 tann<sup>1</sup>」就是當下（即現在）的意思。其詞源可能是「當」。<sup>5</sup>另一個語詞表示現在之意是「今旦 kin<sup>1</sup> tuann<sup>3</sup>」，明清閩南戲文中常見，今似已失傳，只殘存於複合詞「今旦日 kin<sup>1</sup> tuann<sup>3</sup> jit<sup>8</sup>」，Douglas (1873: 221) 上有記錄：

<sup>4</sup> 「亞娘/啞娘/阿娘」中的前綴「亞/啞/阿」只是寫法不同，應無語音之別。

<sup>5</sup> 漳腔閩南語「當下」為「當今 tong<sup>1</sup>kim<sup>1</sup>」，至今在馬來西亞檳城福建話中使用，意指當下的 tann<sup>1</sup>很有可能是「當今」縮約的結果。此意或許和以下的語詞有關。「當時 tang<sup>1</sup>si<sup>5</sup>」意指那個時候或甚麼時候，也可解做正當某個時候（楊秀芳 2002）。「當」充當時間詞由來已久，六朝時期「何當」為問時之語（丁聲樹 19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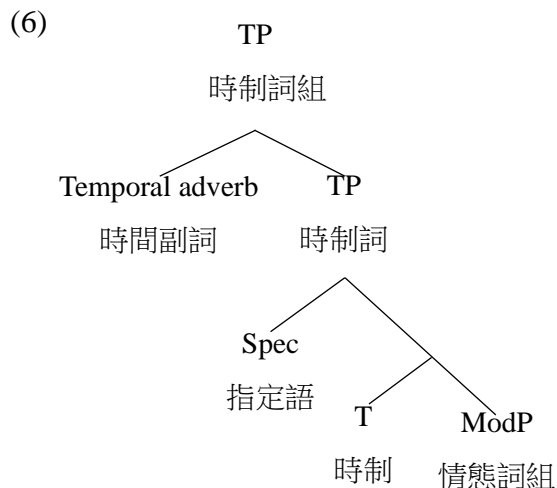
- (5) 今旦 kin<sup>1</sup> tuann<sup>3</sup> ‘現在’  
 今旦日 kin<sup>1</sup> tuann<sup>3</sup> jit<sup>8</sup> ‘今天’  
 今年 kin<sup>1</sup> ni<sup>5</sup> ‘今年’

表示當下的語詞固然本身有固有的語意，但它精確的語意和用法，還需參酌在句中的結構位置而定。該語詞也與句中的其他語詞產生彼此牽制的關係，從彼此線性的前後出現的限制也可推斷出彼此結構的階層高低的限制。以下逐一考察帶有當下義語詞的句法特性和語意詮釋。

「今旦」（指今天、當下）除了充當主語（罕見）或介詞賓語外，最常出現於動詞前主語後，充當時間副詞，表現事件發生於當下。「今旦」和表示恆常的事件（individual-level predicate）或習慣性事件（即重複的複數事件，如抽菸、喝酒）是互相牴觸的。

「今日」表面上沒有指示詞在其中，實有指示（indexicality）的概念在其中，「今日 kin<sup>1</sup> jit<sup>8</sup>」之義實為「此日」，但檢視語料，竟然不見「只日 tsi<sup>2</sup> jit<sup>8</sup>」即此日之意），卻有甚多「許日 hu<sup>2</sup> jit<sup>8</sup>」（那日）之例，或許詞彙中已經有「今旦」或「今旦日」存在，就把「只旦」或「只旦日」排擠掉。

表當下的時間副詞的結構位置圖示如下：



句子以時制為核心投射出時制詞組，表當下的時間副詞充當時制詞組的附加語 (adjunct)，緊鄰其上，其他功能範疇（如情態、否定、致使、體貌、動相等詞組）位居時制詞組之下。指定語是主語出現的位置。以上的結構反映代詞在前、表當下的時間副詞在後的結構關係，其語序在 3.1 節討論，至於當下的時間副詞在前代詞在後的情況，時間副詞就出現於句標層中言外語勢詞組的位置（參見 3.2 節）。

### 3.1 代詞在前、當下時間詞在後的語序

先談代詞在前、當下時間詞（「今 tann<sup>1</sup>」）在後的句式。主語位置由代詞佔據，帶參與者的指代作用的稱謂語也可以佔據主語的位置。以下例句中代詞都居句首。(7) 為第一人稱單數；(8) 為第一人稱複數排除式；(9)(10) 為第一人稱複數包含式；(11)(12) 分別為第二人稱單、複數；(13) 為第三人稱單數；第三人稱複數不見例證。

(7) 「我」居句首

我今勸你嫁乞伊。(14.039 嘉靖)

gua<sup>2</sup> tann<sup>1</sup> khng<sup>3</sup> li<sup>2</sup> ke<sup>3</sup> khit<sup>4</sup> i<sup>1</sup>

‘我現在勸你嫁給他。’

(8) 「阮」居句首<sup>6</sup>

阮今來到只處。(29.018 嘉靖)

gun<sup>2</sup> tann<sup>1</sup> lai<sup>5</sup> kau<sup>3</sup> tsi<sup>2</sup> te<sup>3</sup>

‘我現在來到這裡。’

---

<sup>6</sup> 「阮」原指第一人稱排除式複數，即單數「我」的複數形，但此處用來單指說者，帶有額外的感情色彩。話說回來「阮」也有第一人稱複數排除聽者的指稱用法。例證如下：

(i) 貼：都牢，湯一盒乞阮！（36.104 光緒）

To<sup>1</sup>lo<sup>5</sup> thng<sup>1</sup> tsit<sup>8</sup> ah<sup>8</sup> khit<sup>4</sup> gun<sup>2</sup>

‘都牢，熱水一臉盆給我們！’

此句的背景是五娘和益春去牢房探視陳三，看見他蓬首垢面的骯髒相，就命益春向獄吏要一盆熱水讓陳三洗臉。益春說「都牢，給我們一盆熱水」其中「阮」不單指益春，還指益春這邊的人，包括陳三、五娘。

(9) 「咱」/「赧」/「嬾」居句首

- a. 仔兒媳婦今都在只，咱今一齊拜謝天。(50.007 道光)<sup>7</sup>

kann<sup>2</sup> ji<sup>5</sup> sim<sup>1</sup> pu<sup>7</sup> tann<sup>1</sup> to<sup>1</sup> ti<sup>7</sup> tsi<sup>2</sup>, lan<sup>2</sup> tann<sup>1</sup> it<sup>4</sup> tse<sup>5</sup> pai<sup>3</sup> sia<sup>7</sup> thinn<sup>1</sup>

‘兒媳現在都在這兒，咱們現在一齊拜謝上天。’

- b. 阿娘，赧今轉來去！(41.066 萬曆)

a<sup>1</sup> niu<sup>5</sup>, lan<sup>1</sup> tann<sup>1</sup> tng<sup>2</sup> lai<sup>5</sup> khi<sup>3</sup>

‘小姐，咱們現在回去吧！’

(10) 「你」/「爾」/「汝」居句首

你今央我去求親。(9.070 嘉靖)

li<sup>2</sup> tann<sup>1</sup> iong<sup>1</sup> gua<sup>2</sup> khi<sup>2</sup> kiu<sup>5</sup> tshin<sup>1</sup>

‘你現在央求我去求親。’

(11) 「恁」居句首

恁今三人惡刈捨。(33.107 嘉靖)

lin<sup>2</sup> tann<sup>1</sup> sann<sup>1</sup> lang<sup>5</sup> oh<sup>4</sup> kuah<sup>4</sup> sia<sup>2</sup>

‘你們現在三個人難割捨。’

(12) 「伊」居句首

伊今走去遠了。(22.058 順治)

i<sup>1</sup> tann<sup>1</sup> tsau<sup>2</sup> khi<sup>3</sup> hng<sup>7</sup> liau<sup>0</sup>

‘他現在逃遠了。’

以下稱謂用於指稱對方（即受話者）。<sup>8</sup>

<sup>7</sup> 「仔兒」是同意並列複合詞，「仔」是閩方言特有的語詞，也寫為「囡」，可以充當實詞或虛詞，實詞指兒女或兒子，如本例，虛詞可當後綴，如「娘仔」。本文「仔」的讀音一律取泉腔 kann<sup>2</sup>，實或虛詞都具此讀音。但少數例子似以讀 a<sup>2</sup> 為宜，如「婆仔」。

<sup>8</sup> 《荔鏡記》/《荔枝記》中，與「今」搭配的稱謂（詞）有（按照羅馬拼音字母序）：(a) 啞娘/亞娘、阿娘、阿公、阿媽；(h) 兄；(i) 益春；(k) 仔、簡、君、官人、九郎、家人；(l) 李婆、李公、林兄、老的/老個、林厝、老爺、李姐；(n) 娘仔；(p) 伯卿、斐前；(s) 小弟、小妹、三爹、三舍、小七、死虔、小人；(t) 大人、大姊、卓兄、畜生、陳三、陳都爺；(ts) 春來、親情、親家、十種、賊奴。

## (13) 指代性稱謂 + 「今」

- a. 啞娘今卜俾樣？(15.260 順治)

a<sup>1</sup> niu<sup>5</sup> tann<sup>1</sup> beh<sup>4</sup> tsainn<sup>2</sup> iunn<sup>7</sup>

‘小姐現在要怎麼辦？’

- b. 伯卿今旦在只難中。(38.005 光緒)

pik<sup>4</sup> khing<sup>1</sup> kin<sup>1</sup> tuann<sup>3</sup> ti<sup>7</sup> tsi<sup>2</sup> lan<sup>7</sup> tiong<sup>1</sup>

‘伯卿當今處於苦難中。’

- c. 旦唱：君今有心，阮亦有意。(24.410 萬曆)

tuann<sup>3</sup> tshiunn<sup>3</sup>: kun<sup>1</sup> tann<sup>1</sup> u<sup>7</sup> sim<sup>1</sup> gun<sup>2</sup> ia<sup>7</sup> u<sup>7</sup> i<sup>3</sup>

‘旦唱：親愛的現在有心，我也有意。’

以下的稱謂是指發話者，傳統社會中常以稱謂指稱自己。

## (14) 簡今聽分明是人聲。(24.119 嘉靖)

kan<sup>2</sup> tann<sup>1</sup> thiann<sup>1</sup> hun<sup>1</sup> bing<sup>5</sup> si<sup>7</sup> lang<sup>5</sup> siann<sup>1</sup>

‘奴婢現在聽了分明是人聲。’

## (15) 誰料陳三到今旦乞人使。(順治 11.227)

tsui<sup>7</sup> liau<sup>7</sup> tan<sup>5</sup> sann<sup>1</sup> kau<sup>3</sup> kin<sup>1</sup> tuann<sup>3</sup> khit<sup>4</sup> lang<sup>5</sup> sai<sup>2</sup>

‘誰會料到陳三到現在還讓人使喚陳三當今屈身為奴。’

## 3.2 當下時間詞在前、其他功能詞在後的語序

在 Rizzi (1997) 所設定的階層結構，謂語詞組處於最基本的低層，以謂語為核心，投射出論元，形成論元結構。謂語詞組的上一層為屈折詞組，也可看成時間詞組 (TP)。最上層為句標詞組，反映言談句法和語意。表當下的「今 tann<sup>1</sup>」為事件提供時間座標，時間詞組包含動相 (aktionsart)、體貌 (aspect)、語態 (voice)、致使性 (causativity)、情態 (modality)、否定 (negation) 等。時間副詞「今 tann<sup>1</sup>」在句法結構都高於上述的功能範疇，這個限制可以在語料中語句的使用得到驗證，即在線性順序上「今 tann<sup>1</sup>」都不會出現於這些功能範疇之後。這個限制只適用於以時制為核心的同一個根句 (root

clause) 中，不適用於兩個根句的關係，即使是複雜句，也是只有一個根句，即主要子句，而附屬子句是附加成分。當下時間詞可以出現於一系列的功能詞之前，這些功能詞包括情態詞、否定詞、疑問詞、被動式的施事標記、致使動詞、受事標記、始動標記、副詞、指示副詞。<sup>9</sup>

### 3.2.1 「今」在前、情態詞在後

「今」只能出現於情態詞（「卜」「愛」「著」「通」）之前，不能出現於其後。從語料我們整理出以下的分布情況：

- (16) 我今卜共你思量。(48.101 嘉靖)

gua<sup>2</sup> tann<sup>1</sup> beh<sup>4</sup> kang<sup>7</sup> li<sup>2</sup> su<sup>1</sup> niu<sup>5</sup>

‘我現在要和你商量。’

- (17) 我今愛認又不敢。(11.338 順治)

gua<sup>2</sup> tann<sup>1</sup> ai<sup>3</sup> jin<sup>7</sup> iu<sup>7</sup> m<sup>7</sup> kann<sup>2</sup>

‘我現在想認又不敢。’

- (18) 今著叫小人一聲官人即放。(24.461 嘉靖)<sup>10, 11</sup>

tann<sup>1</sup> tloh<sup>8</sup> kio<sup>3</sup> sio<sup>2</sup> lang<sup>0</sup> tsit<sup>8</sup> siann<sup>1</sup> kuann<sup>1</sup> lang<sup>5</sup> tsiah<sup>4</sup> pang<sup>3</sup>

‘現在得叫小的一聲官人才放（手）。’

- (19) 咱今通來學伊。(27.084 道光)

lan<sup>2</sup> tann<sup>1</sup> thang<sup>1</sup> lai<sup>5</sup> oh<sup>8</sup> i<sup>1</sup>

‘咱們現在可以來學他。’

<sup>9</sup> 如果破除助詞只能出現於句末的概念，我們不妨把原來當做趨向補語的「來」「去」看成是具有指示作用的助詞。有些語言（如德語）情態助詞可以出現於句中，之所以稱「來」「去」是指示助詞，主要理由是「來」「去」都是以發話者為直指的核心。

<sup>10</sup> 「小人」（即「小儂 sio<sup>2</sup> lang<sup>0</sup>」）是奴僕下對上的謙稱；若讀作文讀 siau<sup>2</sup> jin<sup>5</sup>，則指道德低落的人。

<sup>11</sup> 「官人」（即「官儂」）指一家之主，此處指丈夫。若「人」（即「儂」）念輕讀，則為官大人（Douglas 1873: 234）。據有些人的語感，第二義官大人也可讀作文讀 kuan<sup>1</sup> jin<sup>5</sup>。

### 3.2.2 「今」在前、否定詞在後

「今」可出現於否定詞「不」「無」「袂」「勿」「莫」之前，但見不到語序顛倒的例句：

- (20) 小弟今不惹事。(5.081 嘉靖)

sio<sup>2</sup> ti<sup>7</sup> tann<sup>1</sup> m<sup>7</sup> jiah<sup>4</sup> su<sup>7</sup>

‘小弟現在不會惹事。’

- (21) 我今不免跳過牆去。(24.145 嘉靖)<sup>12</sup>

gua<sup>2</sup> tann<sup>1</sup> put<sup>4</sup> bian<sup>2</sup> thiau<sup>3</sup> ke<sup>3</sup> tsiunn<sup>5</sup> khi<sup>3</sup>

‘我現在免不得跳過牆去。’

- (22) 我今無銀通賠恁。(19.340 嘉靖)

gua<sup>2</sup> tann<sup>1</sup> bo<sup>5</sup> gun<sup>5</sup> thang<sup>1</sup> pe<sup>5</sup> lin<sup>2</sup>

‘我現在沒有銀錢可以賠你。’

- (23) 飯今袂食(25.051 嘉靖)<sup>13</sup>

png<sup>7</sup> tann<sup>1</sup> bue<sup>7</sup> tsiah<sup>8</sup>

‘飯現在吃不下。’

- (24) 你今勿得欺負我。(11.748 順治)

li<sup>2</sup> tann<sup>1</sup> mai<sup>3</sup> tit<sup>4</sup> khi<sup>1</sup> hu<sup>7</sup> gua<sup>2</sup>

‘現在別欺負我。’

- (25) 亞娘，你今莫啼。(34.064 道光)<sup>14</sup>

a<sup>1</sup> niu<sup>5</sup>, li<sup>2</sup> tann<sup>1</sup> boh<sup>8</sup> thi<sup>5</sup>

‘姐，你現在別哭啼。’

### 3.2.3 「今」在前、疑問詞在後

「今」可以出現於疑問詞「值」「乜」「俾」之前，或正反句式之前，但文本中未見語序顛倒過來的例子。

<sup>12</sup> 此處「不免」宜解讀為 put<sup>4</sup> bian<sup>2</sup> (免不了)，可能借自官話。

<sup>13</sup> 「袂」是否定+「解」的合音詞。

<sup>14</sup> 「莫」是只用於否定式的否定詞 (Douglas 1873: 23)。

(26) 「今」 + 「值」<sup>15</sup>

a. 伊今值去不見形影？（6.108 順治）

i<sup>1</sup> tann<sup>1</sup> ti<sup>7</sup> khi<sup>3</sup> m<sup>7</sup> kinn<sup>3</sup> hing<sup>5</sup> iann<sup>2</sup>

‘他現在到哪裡了不見蹤影？’

b. 我今值時共伊成雙？（6.227 嘉靖）

gua<sup>2</sup> tann<sup>1</sup> ti<sup>7</sup> si<sup>5</sup> kang<sup>7</sup> i<sup>1</sup> sing<sup>5</sup> siang<sup>1</sup>

‘我什麼時候和他成為一對？’

(27) 「今」 + 「乜」

今看有乜新歌？（19.125 嘉靖）

tann<sup>1</sup> khuann<sup>3</sup> u<sup>7</sup> mih<sup>4</sup> sin<sup>1</sup> kua<sup>1</sup>

‘現在看有什麼新歌？’

(28) 「今」 + 「俚」

今卜做俚得好？（23.014 嘉靖）

tann<sup>1</sup> beh<sup>4</sup> tso<sup>3</sup> tsai<sup>3</sup> tit<sup>4</sup> ho<sup>2</sup>

‘現在要怎麼辦才好？’

(29) 「今」 + 正反問句

你今有乜思量無？（29.081 道光）

li<sup>2</sup> tann<sup>1</sup> u<sup>7</sup> mih<sup>4</sup> su<sup>1</sup> niu<sup>5</sup> bo<sup>0</sup>

‘你現在有什麼方案沒有？’

### 3.2.4 「今」在前、被動式中施事標記在後

「今」出現於語態（如被動、中動）之上，以下的例子表明「今」在被動式中的施事標記「乞」之前出現：<sup>16</sup>

<sup>15</sup> 「值」和「乜」分別來自「底」（志村良治 1995: 144-159）和「物」（呂叔湘 1985: 128-130）。

「俚」相當於官話的「怎」（＜「作物」，呂叔湘 1985: 309-310）。

<sup>16</sup> 關於「乞」「度」「共」「甲」「將」和「力」的用法，參閱 Lien (2002)。

- (30) 今旦乞你看見。(14.247 順治)

kin<sup>1</sup> tuann<sup>3</sup> khít<sup>4</sup> lí<sup>2</sup> khuann<sup>3</sup> kinn<sup>0</sup>

‘現在被你看見。’

- (31) 恁今平平乞人飼。(22.365 嘉靖)

lin<sup>2</sup> tann<sup>1</sup> pinn<sup>5</sup> pinn<sup>5</sup> khít<sup>4</sup> lang<sup>5</sup> tshi<sup>7</sup>

‘你現在同樣被收養。’

### 3.2.5 「今」在前、致使式動詞在後

「今」的階層比致使式 (causativity) 還高。以下的例子顯示「今」出現於致使動詞(「度」「乞」「使」)之前：

- (32) 「今」+「度」

今度我捧去。(11.039 順治)

tann<sup>1</sup> thoo<sup>7</sup> gua<sup>2</sup> phang<sup>5</sup> khi<sup>3</sup>

‘現在讓我端去。’

- (33) 「今」+「乞」

我今說乞三兄聽。(21.032 萬曆)

gua<sup>2</sup> tann<sup>1</sup> seh<sup>4</sup> khít<sup>4</sup> sann<sup>1</sup> hiann<sup>1</sup> thiann<sup>1</sup>

‘我現在說讓三哥聽。’

- (34) 「今」+「使」

你今旦使我捧水潑著伊。(19.093 萬曆)

lí<sup>2</sup> kin<sup>1</sup> tuann<sup>3</sup> sai<sup>2</sup> gua<sup>2</sup> phang<sup>5</sup> tsui<sup>2</sup> phuah<sup>4</sup> tioh<sup>8</sup> í<sup>1</sup>

‘你現在指使我捧水潑到他。’

### 3.2.6 「今」在前、受事標記在後

及物結構，應屬謂語詞組，時間詞組的「今」一定是在及物性(transitivity)結構之上。以下例句正說明這點，「力」和「將」都是受事標記且位居「今」之後：



## (35) 「今」+受事標記「力」(&lt;「搨」)

我今力拙話說乞你聽。(29.049 嘉靖)<sup>17</sup>

gua<sup>2</sup> tann<sup>1</sup> liah<sup>8</sup> tsuah<sup>4</sup> ue<sup>7</sup> seh<sup>4</sup> khít<sup>4</sup> lí<sup>2</sup> thiann<sup>1</sup>

‘我現在將這些話說給你聽。’

## (36) 「今」+受事標記「將」

我今將只禮聘送返林厝去。(5.354 順治)

gua<sup>2</sup> tann<sup>1</sup> tsiong<sup>1</sup> tsi<sup>2</sup> le<sup>2</sup> phing<sup>3</sup> sang<sup>3</sup> tng<sup>2</sup> lim<sup>5</sup> tshu<sup>3</sup> khi<sup>3</sup>

‘我現在將這聘禮送回林家去。’

## 3.2.7 「今」在前、始動標記在後

始動貌「了」位居時間詞組的較低的位置，因此出現於「今」之後是順理成章的：

## (37) 我今老了。(7.062 嘉靖)

gua<sup>2</sup> tann<sup>1</sup> lau<sup>7</sup> liau<sup>0</sup>

‘我現在老了。’

## (38) 我今不打你了。(5.341 順治)

gua<sup>2</sup> tann<sup>1</sup> m<sup>7</sup> phah<sup>4</sup> lí<sup>2</sup> liau<sup>0</sup>

‘我現在不打你了。’

## 3.2.8 「今」在前、副詞在後

「今」為時間副詞，比其他類副詞階層（如「即」「又」「都」「便」）還高，在語序上比其他副詞還先出現：

(39) 風颭過了，今即會南。(14.091-92 嘉靖)<sup>18</sup>

hong<sup>1</sup> thai<sup>1</sup> ke<sup>3</sup> liau<sup>2</sup>, tann<sup>1</sup> tsiah<sup>4</sup> he<sup>5</sup> lam<sup>5</sup>

‘颱風過了，現在才風向轉南。’

<sup>17</sup> 「拙」是指示詞「只 tsi<sup>2</sup>」和計量詞「夥 ua<sup>7</sup>」的合音，意指這些。一般功能詞都可能有喉塞化的現象。

<sup>18</sup> 此處「會」或許應作「回」，意指「轉」。

- (40) 亞娘，你今又不罵伊。(24.104 道光)

a<sup>1</sup> niu<sup>5</sup>, li<sup>2</sup> tann<sup>1</sup> iu<sup>7</sup> m<sup>7</sup> ma<sup>7</sup> i<sup>1</sup>

‘小姐，你現在又不罵他。’

- (41) 今天甲我掃厝。(26.421 嘉靖)<sup>19</sup>

tann<sup>1</sup> iau<sup>2</sup> kah<sup>4</sup> gua<sup>2</sup> sau<sup>3</sup> tshu<sup>3</sup>

‘現在還叫我掃房子。’

- (42) 大仔細仔媳婦今都在只。(35.08 順治)

tua<sup>7</sup> kann<sup>2</sup> sue<sup>3</sup> kann<sup>2</sup> sim<sup>1</sup> pu<sup>7</sup> tann<sup>1</sup> to<sup>1</sup> ti<sup>7</sup> tsi<sup>2</sup>

‘大小兒子媳婦現在都在這兒。’

- (43) 今便有人了。(15.206 順治)<sup>20</sup>

tann<sup>1</sup> pian<sup>7</sup> u<sup>7</sup> lang<sup>5</sup> liau<sup>0</sup>

‘現在已經有人了。’

- (44) 你今那卜不食，越自割我心酸。(27.164-165 順治)

li<sup>2</sup> tann<sup>1</sup> na<sup>7</sup> beh<sup>4</sup> m<sup>7</sup> tsiah<sup>8</sup>, uat<sup>8</sup> tsu<sup>7</sup> kuah<sup>4</sup> gua<sup>2</sup> sim<sup>1</sup> sng<sup>1</sup>

‘你現在如果不吃，更會讓我心酸。’

- (45) 今那用四人扛。(30.043 嘉靖)

tann<sup>1</sup> na<sup>7</sup> ing<sup>7</sup> si<sup>3</sup> lang<sup>5</sup> kng<sup>1</sup>

‘現在只用四人扛。’

### 3.2.9 「今」在前、指示助詞在後

「來」「去」一般都看成是趨向補語，但兩者都有以交談者為基準的直指特性，因此不妨看作指示助詞。「今」在前、指示助詞「來」或「去」在後的例子：

- (46) 今來到只街上遇見一陣好姿娘。(4.155 光緒)

tann<sup>1</sup> lai<sup>5</sup> kau<sup>3</sup> tsi<sup>2</sup> kue<sup>1</sup> tsiunn<sup>7</sup> gu<sup>7</sup> kinn<sup>3</sup> tsit<sup>8</sup> tin<sup>7</sup> ho<sup>2</sup> tsu<sup>1</sup> niu<sup>5</sup>

‘我現在到這街上遇見好姑娘。’

<sup>19</sup> 「甲」是「教」的借音字。

<sup>20</sup> 此處「便」是已經之意。

(47) 今來仔細問我君。(21.05 順治)

tann<sup>1</sup> lai<sup>5</sup> tsu<sup>2</sup> sue<sup>3</sup> mng<sup>7</sup> gua<sup>2</sup> kun<sup>1</sup>

‘現在來仔細問我的心上人。’

(48) 你今去留伊。(26.080 道光)

li<sup>2</sup> tann<sup>1</sup> khi<sup>3</sup> lau<sup>5</sup> i<sup>1</sup>

‘你現在去留他。’

### 3.3 「今」在前、代詞在後的出現頻率

「今 tann<sup>1</sup>」既然為當下的交談事件提供時間座標，而交談事件一定涉及言談參與者，我們可以考查明清閩南戲文中「今」和表當下的相關語詞與代詞搭配關係及出現的頻率：

表一 「今（旦）」在前、代詞在後的出現頻率

戲文種類	第一人稱代詞					第二人稱代詞				第三人稱代詞	合計
	單數	複數				單數	複數			單數	
	我	阮	咱	𪗇	懶	你	汝	爾	恁	伊	
嘉靖	14	13	-	-	2	13	-	-	11	13	66
萬曆	13	17	-	6	-	11	-	-	9	18	74
順治	13	7	-	-	-	15	-	-	7	20	62
道光	15	18	3	-	-	27	-	1	11	30	105
光緒	11	10	1	-	-	5	8	2	4	24	65
合計	66	65	12			82			42	105	372
百分比 (%)	18	17	3			22			11	28	99(+1)

由上表可以大略看出「今」在前、三種代詞（單複數）在後的出現頻率，單數的話第三人稱略大於第一、二人稱，後二者分庭抗禮，第二人稱略大於第一人稱：

(49) 第三人稱 > 第二人稱 / 第一人稱

「今」出現於三種代詞（單複數）之前可能表示「今」不是緊鄰時制層意指當下的狀語，而是座落於句標層，表示承前啟後的言談功能。既然不指

當下，第三人稱（即第三者，非關當下事件的交談者的局外人）出現次數較多就不足為奇了。

### 3.4 代詞在前、「今」在後的出現頻率

前一小節是「今」出現在代詞之前的分佈狀況。現在將語序顛倒過來，考察代詞在前、「今」在後的情況：

表二 代詞在前、「今（旦）」在後的出現頻率

戲文種類	第一人稱代詞					第二人稱代詞				第三人稱代詞	合計
	單數	複數				單數			複數	單數	
	我	阮	咱	𪗇	懶	你	汝	爾	恁	伊	
嘉靖	28	10	1	-	7	9	-	-	15	8	78
萬曆	17	3	-	17	-	17	-	-	1	6	67
順治	35	3	1	-	-	26	-	-	20	9	94
道光	28	4	18	-	-	28	-	-	3	6	87
光緒	30	4	15	-	-	1	21	6	5	6	82
合計	138	24	35	17	7	81	21	6	44	35	408
			59			108					408
百分比 (%)	34	6	14			26			11	9	100

從以上的分析和頻率來看，我們可以發現以下的趨勢。第一人稱依序多於第二人稱和第三人稱：

(50) 第一人稱 > 第二人稱 > 第三人稱

第一人稱複數，包含式多於排除式：

(51) 第一人稱複數包含式 > 第一人稱複數排除式

如考慮代名詞外的專有或普通名詞充當主語及隱性主語，可以取得以下的分布圖：

表三 代名詞外名詞充當主語及隱性主語分布圖

類別	人稱		嘉靖	萬曆	順治	道光	光緒	總計
專有名詞	1	筆數	0	0	0	0	0	0
		比例	0%	0%	0%	0%	0%	0%
	2	筆數	4	1	3	1	0	9
		比例	3%	1%	2%	1%	0%	1%
	3	筆數	4	4	7	4	5	24
		比例	3%	3%	5%	4%	4%	4%
普通名詞	1	筆數	8	2	4	3	2	19
		比例	6%	2%	3%	3%	2%	3%
	2	筆數	10	14	10	3	5	42
		比例	8%	11%	8%	%	4%	7%
	3	筆數	21	26	13	5	5	70
		比例	16%	20%	10%	4%	4%	11%
空主詞	1	筆數	46	39	42	49	50	226
		比例	36%	29%	32%	44%	43%	36%
	2	筆數	22	33	32	30	34	151
		比例	17%	25%	24%	27%	30%	24%
	3	筆數	14	14	20	17	14	79
		比例	11%	11%	15%	15%	12%	13%
總和			129 (100%)	133 (100%)	131 (100%)	112 (100%)	115 (100%)	620 (100%)

從以上的統計數據的總計可以看出三類主語和三種人稱的相關性，總括如下：

專有名詞充當主語：3 > 2 > 1

普通名詞充當主語：3 > 2 > 1

隱性主語：1 > 2 > 3

專有或普通名詞充當主語以第三人稱優先，第二人稱次之，第一人稱殿後。這表示專有或普通名詞充當主語時主要不指稱交談者，而指稱第三指（即局外人）。隱性主語以第一人稱優先，第二人稱次之，第三人稱殿後，這表示隱性主語主要指稱交談者，少指稱第三者。總體的趨勢總結如下：

總體分布：空 1 > 空 2 > 空 3 > 普 3 > 普 2 > 普 1 > 專 3 > 專 2 > 專 1

以下的情況不計入統計數據中：(1)「今」或「今旦」直接充當主語，如「今旦是正月十五夜」。(2)專有/普通名詞後頭緊跟著顯性代名詞，如「亞娘你」。(3)複雜句中的附屬子句的主語，如「今雖貧賤……」。

### 3.5 呼語和當下的時間詞先後順序

表示當下的時間副詞「今 tann<sup>1</sup>」充當事件發生的時間座標，就句式的謂語詞組、屈折詞組、句標詞組的三個層次而言，時間副詞「今 tann<sup>1</sup>」可視為佔據屈折詞組的指定語的位置。呼語的主要功能是用以呼喚對方（即受話者），由於反映言談事件中交談者之間互動關係，在分解的句標詞組中佔據比語勢更高的結構位置。

基於這種的假設，我們可預測，如果我們接受階層的高低反映在線性的前後順序這樣的映射關係，充當「呼語」的稱謂只能出現於時間副詞「今 tann<sup>1</sup>」之前。出現於「今」之後的稱謂不能當呼語，只能當屈折詞組的論元。以下充當呼語的稱謂，由前綴「啞」加語根「娘」形成，此呼語佔據呼語詞組中核語的位置，並具有受話者的屬性：

(52) 啞娘，今有乜計？(45.069 嘉靖)

a<sup>1</sup> niu<sup>5</sup>, tann<sup>1</sup> u<sup>7</sup> mih<sup>8</sup> ke<sup>3</sup>

‘小姐，現在有什麼計策？’

(53) 亞娘，你今打罵婆仔。(10.028 道光)

a<sup>1</sup> niu<sup>5</sup>, li<sup>2</sup> tann<sup>1</sup> phah<sup>4</sup> ma<sup>7</sup> po<sup>5</sup> a<sup>2</sup>

‘姑娘，你現在打罵阿婆。’

「今」之後的稱謂充當句中動詞「中」的賓語：

(54) 今中亞娘勞。(22.038 道光)

tann<sup>1</sup> ting<sup>3</sup> a<sup>1</sup> niu<sup>5</sup> loo<sup>0</sup>

‘現在中小姐的意了。’

「今旦」之前的稱謂語「小妹」在(55)句中充當呼語，發話者用以呼喚對方；(56)句中「今」之後的稱謂「小妹」不再是呼語，而是嵌入句中的主語。

(55) 小妹，恁阿娘今旦在只園內賞花。(20.114 萬曆)

sio<sup>2</sup> be<sup>7</sup>, lin<sup>2</sup> a<sup>1</sup> niu<sup>5</sup> kin<sup>1</sup> tuann<sup>3</sup> ti<sup>7</sup> tsi<sup>2</sup> hng<sup>5</sup> lai<sup>7</sup> siunn<sup>2</sup> hue<sup>1</sup>

‘小妹，你們小姐今天在這園裡賞花。’

(56) 今即知小妹為阮心意。(17.045 順治)

tann<sup>1</sup> tsiah<sup>4</sup> tsai<sup>1</sup> sio<sup>2</sup> be<sup>7</sup> ui<sup>7</sup> gun<sup>2</sup> sim<sup>1</sup> i<sup>3</sup>

‘現在才知道小妹為我的心意。’

(57) 中「官人」先於時間副詞「今」出現，充當指稱受話者的呼語；(58) 句中「今」之後出現的「官人」不做呼語，而充當主要動詞的賓語和次要動詞主語的兼語 (pivot)。

(57) 官人，你今果有真心，益春何敢忘情固執。(42.030 道光)

kuann<sup>1</sup> lang<sup>5</sup>, li<sup>2</sup> tann<sup>1</sup> ko<sup>2</sup> u<sup>7</sup> tsin<sup>1</sup> sim<sup>1</sup>, iah<sup>4</sup> tshun<sup>1</sup> tsai<sup>2</sup> kann<sup>2</sup> bong<sup>7</sup>  
tsing<sup>5</sup> koo<sup>3</sup> tsip<sup>4</sup>

‘官人，你現在果然真心，益春哪裡敢忘情固執。’

(58) 今請官人出來相見。(29.010 嘉靖)

tann<sup>1</sup> tshiann<sup>2</sup> kuann<sup>1</sup> lang<sup>5</sup> tshut<sup>4</sup> lai<sup>5</sup> sio<sup>1</sup> kinn<sup>3</sup>

‘現在請官人出來相見。’

在(59)句中「三哥」先於「今」出現，充當呼語，指稱受話者；(60)的「三哥」不是呼語，而是介詞「共」的賓語。

(59) 三哥，阮亞娘今暝卜後花園賞花。(22.210 道光)

sann<sup>1</sup> ko<sup>1</sup>, gun<sup>2</sup> a<sup>1</sup> niu<sup>5</sup> kim<sup>1</sup> mi<sup>5</sup> beh<sup>4</sup> au<sup>7</sup> hue<sup>1</sup> hng<sup>5</sup> siunn<sup>2</sup> hue<sup>1</sup>

‘三哥，我們小姐今夜要在後花園賞花。’

(60) 今暝共三哥斷約相見。(29.017 嘉靖)

kim<sup>1</sup> mi<sup>5</sup> kang<sup>7</sup> sann<sup>1</sup> ko<sup>1</sup> tuan<sup>7</sup> iok<sup>4</sup> sio<sup>1</sup> kinn<sup>3</sup>

‘今夜跟三哥約定相見。’

以上每對句子，前句的稱謂是呼語，後句是非呼語，這和稱謂的句法位置息息相關。帶呼語的句子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呼語」和主體句之間有兩種關係：一種是呼語和主體句的主語有同指（coreferential）的關係，如「官人」和主體句的主語「你」「小妹」和主體句的領屬關係「恁」；另一種是呼語和主體句的主語沒有同指關係，如「三哥」和主體句的「阮亞娘」。

#### 4. 「當下」的會話含蘊

意指「當下」的「今 tann<sup>1</sup>」其核心語意為「當下」，其多種的語用功能是語言使用者在交談語境中所取得的會話含蘊（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在不同語境中會引發出額外的功能或語用語意，可看成是會話含蘊而非規約含蘊（conventional implicature）。兩者含蘊的區別在於前者依上下文推論而得，而後者的含蘊植入詞彙語意中，成為其固有的語意，不像會話含蘊可以取消（見 Grice 1975）。

首先，「今 tann<sup>1</sup>」除去固有的詞彙語意外，還發展如下的額外語用功能：

「今 tann<sup>1</sup>」表達交談事件參與者態度或心境的改變。(61) 是這個語詞出現的篇章背景。其概梗略述如下：

陳三本來在五娘家為奴，一般上對下都直呼其名，這個局面因五娘陳三親密幽會而起變化，五娘用「今 tann<sup>1</sup>」來標示這樣的轉換，以往直呼陳三其名，表示主人（大家閨秀）對奴僕的上下關係，現在不能再用陳三這個稱號，轉而開始用「官人」（意指丈夫）稱呼，表示態度的轉變。從上對下疏遠的稱號「陳三」第二度用「今 tann<sup>1</sup>」轉為以親密的稱呼「官人」，這個轉變兩次都是以「今 tann<sup>1</sup>」作為引介語。



(61) 旦：入來便入來，乞阮驚一頭冷汗都滴。(29.119 嘉靖)

jip<sup>8</sup> lai<sup>5</sup> pien<sup>7</sup> jip<sup>8</sup> lai<sup>5</sup> khít<sup>4</sup> gun<sup>2</sup> kiann<sup>1</sup> tsit<sup>8</sup> thau<sup>5</sup> ling<sup>2</sup> kuann<sup>7</sup> to<sup>1</sup> tih<sup>4</sup>  
 ‘進來就進來，讓我嚇得一頭冷汗都滴（出來了）。’

貼：許是啞娘風流汗未乾，簡卜驚陳三，敢驚阮娘？29.121 嘉靖)

hu<sup>2</sup> si<sup>7</sup> a<sup>1</sup> niu<sup>5</sup> hong<sup>1</sup> liu<sup>5</sup> kuann<sup>7</sup> be<sup>7</sup> ta<sup>1</sup> kan<sup>2</sup> beh<sup>4</sup> kiann<sup>1</sup> tan<sup>5</sup>  
 sann<sup>1</sup> kann<sup>2</sup> kiann<sup>1</sup> gun<sup>2</sup> niu<sup>5</sup>

‘那是小姐風流汗還沒乾，奴婢要嚇陳三，哪敢嚇小姐？’

旦：今莫叫伊做陳三，叫伊做官人。(29.123 嘉靖)

tann<sup>1</sup> boh<sup>8</sup> kio<sup>3</sup> i<sup>1</sup> tsue<sup>3</sup> tan<sup>5</sup> sann<sup>1</sup> kio<sup>3</sup> i<sup>1</sup> tsue<sup>3</sup> kuann<sup>1</sup> lang<sup>5</sup>  
 ‘現在別叫他陳三，叫他官人。’

貼：娘仔說話好笑，許陳三共簡一樣人，甲簡叫伊做官人。

(29.126 嘉靖)

niu<sup>5</sup> kann<sup>2</sup> sueh<sup>4</sup> ue<sup>7</sup> ho<sup>2</sup> tshio<sup>3</sup> hu<sup>2</sup> tan<sup>5</sup> sann<sup>1</sup> kang<sup>7</sup> kan<sup>2</sup> tsit<sup>8</sup>  
 iunn<sup>5</sup> lang<sup>5</sup> kah<sup>4</sup> kan<sup>2</sup> kio<sup>3</sup> i<sup>1</sup> tsue<sup>3</sup> kuann<sup>1</sup> lang<sup>5</sup>

‘小姐說得真好笑，那陳三和奴婢是同樣的人，（竟）教奴婢叫他官人。’

旦：今阮都叫伊做官人了。(29.127 嘉靖)

tann<sup>1</sup> gun<sup>2</sup> to<sup>1</sup> kio<sup>3</sup> i<sup>1</sup> tsue<sup>3</sup> kuann<sup>1</sup> lang<sup>5</sup> liau<sup>0</sup>  
 ‘現在我們都叫他官人了。’

其次，「今卜 tann<sup>1</sup> beh<sup>4</sup>」後面帶接樣式疑問詞「俚（樣）/做俚得好」或其他疑問詞「值得」，事態轉變的節骨上，作為新措施的起點標記，如(62)(63)所示。

(62) 旦：又恐畏世上人，有人生親像，又恐畏伊畏伊乘機假意。

(15.253 順治)

iu<sup>7</sup> khiong<sup>2</sup> ui<sup>3</sup> se<sup>3</sup> siong<sup>7</sup> lang<sup>5</sup> u<sup>7</sup> lang<sup>5</sup> sinn<sup>1</sup> tshin<sup>1</sup> tshiunn<sup>7</sup> iu<sup>7</sup>  
 khiong<sup>2</sup> ui<sup>3</sup> i<sup>1</sup> sing<sup>5</sup> ki<sup>1</sup> ke<sup>3</sup> i<sup>3</sup>

‘又害怕世上人，有人生像，又害怕他，怕他趁機假意。’

貼：今卜俾樣？（15.254 順治）

tann<sup>1</sup> beh<sup>4</sup> tsai<sup>2</sup> iunn<sup>7</sup>

‘現在要怎麼辦？’

(63) 貼：將力只鋪陳收卜停當。（26.113 光緒）<sup>21</sup>

tsiong<sup>1</sup> liah<sup>8</sup> tsi<sup>2</sup> phoo<sup>1</sup> tin<sup>5</sup> siu<sup>1</sup> beh<sup>4</sup> thing<sup>5</sup> ong<sup>3</sup>

‘把這被褥收拾妥當。’

生：小妹，今卜斷約值時？（26.114 光緒）

sio<sup>2</sup> be<sup>7</sup> tann<sup>1</sup> beh<sup>4</sup> tuan<sup>3</sup> iok<sup>4</sup> ti<sup>7</sup> si<sup>5</sup>

‘小妹，現在什麼時候斷約？’

貼：今便著問阮亞娘。么句問阮？（26.115 光緒）

tann<sup>1</sup> pien<sup>7</sup> tloh<sup>8</sup> mng<sup>7</sup> gun<sup>2</sup> a<sup>1</sup> niu<sup>5</sup> mih<sup>4</sup> ku<sup>3</sup> mng<sup>7</sup> gun<sup>2</sup>

‘現在就得詢問我們小姐。怎麼還問我們？’

以下的情節是奴婢益春對五娘說的話，首先引述古時千金小姐和奴婢拋繡球的因緣故事，然後建議五娘如法炮製，從綵樓上拋下繡球，祈禱等待如意郎君撿拾去，以成就姻緣。益春運用「今不免 tann<sup>1</sup> put<sup>4</sup> bien<sup>2</sup>」做為建議當下五娘如何行事的開頭話，「不免」是免不了之意，即此舉措是不得已而行之，反映千金小姐此舉帶有幾分矜持之義。

(64) 貼：（17.025-17.033 嘉靖）

a. 啞娘，益春記得，

a<sup>1</sup> niu<sup>5</sup> iah<sup>4</sup> tshun<sup>1</sup> ki<sup>7</sup> tit<sup>4</sup>

‘小姐，益春記得，’

<sup>21</sup> 「鋪陳」唐五代原指鋪設、陳列（江藍生、曹廣順 1997: 289），元代已發展出指被褥之義，如：「施惠——幽閨記二十六出，皇華悲遇：昨日爹到得晚了，驛丞不曾準備得鋪陳，把自睡的鋪臥拿出來了」（羅竹風 1994: 1289-1290）。「將」和「力」都可視為處置式受事的標記。因此「將力」可算是同義並列複合詞，這個想法應歸功於審查人之一。「將力」在其他刊本也出現，如「將力只荔枝做古記」（7.127 順治），可見不是誤植。

- b. 古時千金小姐同梅香，在綵樓上，  
 koo<sup>2</sup> si<sup>5</sup> tshien<sup>1</sup> kim<sup>1</sup> sio<sup>2</sup> tsia<sup>2</sup> tang<sup>5</sup> mui<sup>5</sup> hiong<sup>1</sup> ti<sup>7</sup> tshai<sup>2</sup> lau<sup>5</sup> tsiunn<sup>7</sup>  
 ‘古時千金小姐如同梅香，在綵樓上，’
- c. 力繡毬揞著呂蒙正，  
 liah<sup>8</sup> siu<sup>3</sup> kiu<sup>5</sup> tan<sup>3</sup> tioh<sup>8</sup> lu<sup>7</sup> bong<sup>5</sup> tsing<sup>3</sup>  
 ‘將繡球扔到呂蒙正，’
- d. 後去夫妻成雙。  
 au<sup>7</sup> khi<sup>3</sup> hu<sup>1</sup> tshe<sup>1</sup> sing<sup>5</sup> siang<sup>1</sup>  
 ‘後來夫妻成雙。’
- e. 啞娘，今不免將手帕包荔枝，  
 a<sup>1</sup> niu<sup>5</sup> tann<sup>1</sup> put<sup>4</sup> bien<sup>2</sup> tsiong<sup>1</sup> tshiu<sup>2</sup> phe<sup>3</sup> pau<sup>1</sup> lue<sup>7</sup> tsi<sup>1</sup>  
 ‘小姐，現在免不得拿手帕包荔枝，’
- f. 祝告天地，  
 tsiok<sup>4</sup> ko<sup>3</sup> thinn<sup>1</sup> tue<sup>7</sup>  
 ‘祝告天地，’
- g. 待許燈下郎君只處過，  
 thai<sup>7</sup> hu<sup>2</sup> ting<sup>1</sup> ha<sup>7</sup> long<sup>5</sup> kun<sup>1</sup> tsi<sup>2</sup> te<sup>3</sup> ke<sup>3</sup>  
 ‘等待那燈下郎君從這裡經過，’
- h. 揞落乞伊拾去，  
 tan<sup>3</sup> loh<sup>8</sup> khi<sup>4</sup> i<sup>1</sup> khioh<sup>4</sup> khi<sup>3</sup>  
 ‘扔下去讓他揞去，’
- i. 後去姻緣決會成就。  
 au<sup>7</sup> khi<sup>3</sup> in<sup>1</sup> en<sup>5</sup> kuat<sup>4</sup> e<sup>7</sup> sing<sup>5</sup> tsiu<sup>7</sup>  
 ‘此後姻緣必然會完滿實現。’

「今來」作用和「今不免」雷同，做為委婉的建議。

(65) 旦：(21.048-21.052 順治)

- a. 我今翻思覆想，  
gua<sup>2</sup> tann<sup>1</sup> huan<sup>1</sup> su<sup>1</sup> hok<sup>8</sup> siunn<sup>7</sup>  
‘我現在反覆思索，’
- b. 〰〰都未定期。<sup>22</sup>  
huan<sup>1</sup> su<sup>1</sup> hok<sup>8</sup> siun<sup>7</sup> to<sup>1</sup> be<sup>7</sup> ting<sup>7</sup> ki<sup>5</sup>  
‘反覆思索都還未定期。’
- c. 今來仔細問我君，  
tann<sup>1</sup> lai<sup>5</sup> tsu<sup>2</sup> sue<sup>3</sup> mng<sup>7</sup> gua<sup>2</sup> kun<sup>1</sup>  
‘現在來仔細問我心上人，’
- d. 看我君佐俾年？  
kuann<sup>3</sup> gua<sup>2</sup> kun<sup>1</sup> tsoh<sup>4</sup> tsai<sup>2</sup> ni<sup>0</sup>  
‘看我官人怎麼辦？’
- e. 你今為阮主意。  
lu<sup>2</sup> tann<sup>1</sup> ui<sup>5</sup> gun<sup>2</sup> tsu<sup>2</sup> i<sup>3</sup>  
‘你現在為我們出主意。’

「今」出現於兩句的第一句之前，表示既然之義（比較英語的 *now that*），如（66）：

(66) 今事志都成了，請啞娘食一口檳榔。(14.014 嘉靖)

- tann<sup>1</sup> tai<sup>7</sup> tsi<sup>3</sup> to<sup>1</sup> sing<sup>5</sup> liau<sup>0</sup> tshiann<sup>2</sup> a<sup>1</sup> niu<sup>5</sup> tsiah<sup>4</sup> tsit<sup>8</sup> khau<sup>2</sup> pin<sup>1</sup> nng<sup>5</sup>  
‘現在事情既然都成了，請小姐吃一口檳榔。’

意指既然事志都成了，請啞娘吃一口檳榔。以上為順接，以下為逆接。  
「今」出現於兩句的第一句之前，激發出讓步的語意，有「雖然、但是」之意，如（67）：

---

<sup>22</sup> 「〰〰都未定期」的「〰〰」是原文複製前文的符號。

(67) 今旦日好事好志，你只外頭打簡打兒。(14.274 嘉靖)

kin<sup>1</sup> tuann<sup>7</sup> jit<sup>8</sup> ho<sup>2</sup> tai<sup>7</sup> ho<sup>2</sup> tsi<sup>3</sup> lu<sup>2</sup> tsi<sup>2</sup> gua<sup>7</sup> thau<sup>5</sup> phah<sup>4</sup> kan<sup>2</sup> phah<sup>4</sup> ji<sup>5</sup>

‘今天雖然好事情當前，你卻在外頭打奴婢打兒子。’

「今即 tann<sup>1</sup> tsiah<sup>4</sup>」(到現在才)表示事態在當下之前還未如此。

(68) 旦：青冥頭！尋小八，來我只繡房口尋乜事？(22.233 嘉靖)<sup>23</sup>

tshinn<sup>1</sup> mi<sup>5</sup> thau<sup>5</sup> tshe<sup>1</sup> sio<sup>2</sup> pat<sup>4</sup> lai<sup>5</sup> gua<sup>2</sup> tsi<sup>2</sup> siu<sup>3</sup> pang<sup>5</sup> khau<sup>2</sup> tshe<sup>7</sup>  
mih<sup>4</sup> tai<sup>7</sup>

‘瞎眼的，找小八，幹嗎來這繡房口找？’

淨白：我今即聽見小八做聲。(22.234 嘉靖)

gua<sup>2</sup> tann<sup>1</sup> tsiah<sup>4</sup> thiann<sup>1</sup> kinn<sup>3</sup> sio<sup>2</sup> pat<sup>4</sup> tsue<sup>3</sup> siann<sup>1</sup>

‘我現在才聽見小八發出聲音。’

同樣的，(69)的「今即 tann<sup>1</sup> tsiah<sup>4</sup>」也表示風往南吹是以刮颱風為先決條件。

(69) 風台做過了，今即回南。(5.351 順治)

hong<sup>1</sup> thai<sup>1</sup> tsue<sup>3</sup> ke<sup>3</sup> liau<sup>0</sup> tann<sup>1</sup> tsiah<sup>4</sup> he<sup>5</sup> lam<sup>5</sup>

‘颱風吹過了，現在風才向南回轉。’

(70) 貼：簡今即知陳三是好人。(26.207 嘉靖)

kan<sup>2</sup> tann<sup>1</sup> tsiah<sup>4</sup> tsai<sup>1</sup> tan<sup>5</sup> sann<sup>1</sup> si<sup>7</sup> ho<sup>2</sup> lang<sup>5</sup>

‘奴婢現在才知道陳三是好人。’

不連續的「今 tann<sup>1</sup>……今 tann<sup>1</sup>」框式結構具有篇章的連接功能。這個構式可能是現代台閩語「若……若」的前身，表同時性動作或遞增性。

(71) 頭今又茹，鬢今又散，胡忙梳粧。(19.011 萬曆)

thau<sup>5</sup> tann<sup>1</sup> iu<sup>7</sup> ju<sup>5</sup> pin<sup>3</sup> tann<sup>1</sup> iu<sup>7</sup> suann<sup>3</sup> hoo<sup>5</sup> bang<sup>5</sup> se<sup>1</sup> tsng<sup>1</sup>

‘頭髮現在又弄亂了，鬢現在又散了，胡亂匆忙梳妝。’

<sup>23</sup> 「小八 sio<sup>2</sup> pat<sup>4</sup>」是對男性奴婢的暱稱。此處可能用來面稱陳三。

(72) 貼：今是不用阮勞，今句有人通捧。(27.074 道光)

tann<sup>1</sup> si<sup>7</sup> m<sup>7</sup> ing<sup>7</sup> gun<sup>2</sup> loh<sup>0</sup> tann<sup>1</sup> ku<sup>3</sup> u<sup>7</sup> lang<sup>5</sup> thang<sup>1</sup> phang<sup>5</sup>

‘現在不用我們了，現在仍然有人可以端。’

## 5. 結語

本文探討明清時期閩南戲文《荔鏡記》/《荔枝記》表示「當下」的時間詞的語意詮釋和句法分布。根據句式功能範疇階層說（謂語詞組、時間詞組和句標詞組），表當下的時間詞應佔據時間詞組較高層的位置，統轄情態、否定、語態、致使、體貌、動相、及物性等功能範疇。這樣的設想從明清戲文的語料得到了印證；當下時間詞只能出現於這類功能範疇之前，不能顛倒回來。

當下是以發話者說話時刻為界定基礎，並且常涉及言談事件中交談者之間彼此溝通的互動關係。交談者（即發話者和受話者）在言談的事件中常以第一、二人稱的代詞或具有代詞功能的稱謂來表現。表當下的時間詞常在充當主語的代詞或有代詞作用的稱謂詞的前後出現。語言現象（如語態、格位標記）的討論常提到 有情性階層（animacy hierarchy）的概念（Silverstein 1976, 1986）。從當下的時間「今」和代詞的先後搭配頻率分佈，我們得到「第三人稱 > 第一/二人稱」的優先關係，這點不合乎有情性階層的普世原則；但與上述語序顛倒的情況，即代詞在先，當下時間詞「今」在後的搭配分佈，我們得到「第一人稱 > 第二人稱 > 第三人稱」的優先順序。當下時間詞「今」在先、代詞在後的搭配分佈之所以第三人稱代詞頻率最高。根據文本出現的頻率來看，稱謂一般傾向不用來指稱第三者多於交談者（即第一或第二人稱），但隱性主語還是遵守「第一人稱 > 第二人稱 > 第三人稱」的優先順序。

當下時間詞也發展出會話含蘊的功能，但還未固定為定規含蘊。當下的交談事件常涉及呼語，因此我們也考查了呼語的句式，為呼語設定處於句標詞組高於語氣（或句式）的階層，並討論呼語和當下時間詞「今」的句法結

構區分。

本文懸而未決的問題是主語和當下時間詞的結構位置。主語一般設定為佔據時間詞組的指定語的位置，而當下時間詞做為副詞是否擺在附加語的位置。或許我們可以仿照定語詞組（*determiner phrase*）設立的精神，即名詞本身必須加上定語才有指稱的功能；事件必須取得時間立著點才能有指稱的功能，才能落實成為具有真值命題的語句。在動詞詞組或表事件的詞組之上有一個時間投射，其核心為時間，其指定語為參照時間，其補語為事件時間。如為當下，則發話時間和參照時間疊合為一（Zagona 1990，Stowell 2012）。當下時間詞與言外言語行為層的互動關係如何釐清定位，也是值得深入探究的問題。

## 引用文獻

- Abraham, Werner. 2012. Traces of Bühler's semiotic legacy in modern linguistics. In Werner Abraham and Elizabeth Less (eds.), *Modality and Theory of Mind Elements Across Languages*, 211-250.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Benveniste, Émile. 1974. *Problems in General Linguistics*. Trans. Mary Elizabeth Meek. Coral Gables, Florida: University of Miami.
- Bianchi, Valentina. 2006. On the syntax of personal arguments. *Lingua* 116: 2023-2067.
- Brown, Roger and Albert Gilman. 1983. The pronouns of power and solidarity. In Pier Paolo Giglioli (ed.), *Language and Social Context: Selected Readings*, 252-282.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Ltd.
- Cinque, Guglielmo. 1999. *Adverbs and Functional Heads: 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Oxford Studies in Comparative Syntax. Oxford: Oxford

- University Press.
- Coniglio, Marco. 2012. Modal particles, speaker-hearer links, and illocutionary force. In Werner Abraham and Elizabeth Less (eds.), *Modality and Theory of Mind Elements across Languages*, 253-296.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Coniglio, Marco and Iulia Zegrean. 2012. Splitting up force: Evidence from discourse particles. In Lobke Aelbrecht, Liliane Haegeman, and Rachel Nye (eds.), *Main Clause Phenomena: New Horizons*, 229-256.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Douglas, Rev. Cartairs. 1873.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s of the Chang-chew and Chin-chew Dialects*. London: Trubner and Co.
- Grice, H. Paul. 1975. Logic and conversation. In Peter Cole and Jenny Morgan (eds.), *Syntax and Semantics, Vol. 3: Speech Acts*, 41-58.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Harley, Heidi and Elizabeth Ritter. 2002. Person and number in pronouns: A feature-geometric analysis. *Language* 78: 482-526.
- Hill, Virginia. 2007. Vocatives and the pragmatics-syntax interface. *Lingua* 117: 2077-2105.
- \_\_\_\_\_. 2013. Features and strategies: The internal syntax of vocative phrases. In Barbara Sonnenhauser and Patrizia Noel Aziz Hanna (eds.), *Vocative!: Addressing between System and Performance*, 133-155.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 \_\_\_\_\_. 2014. *Vocatives: How Syntax Meets with Pragmatics*. Leiden: Brill.
- Jakobson, Roman. 1990. Shifters and verbal categories. In Linda R. Waugh and Monique Monville-Burston (eds.), *On Language*, 386-392.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ien, Chinfa. 2002. Grammatical function words 乞, 度, 共, 甲, 將 and 力 in *Li<sup>4</sup> Jing<sup>4</sup> Ji<sup>4</sup> 荔鏡記* and their development in Southern Min. In Dah-an



- Ho (ed.), *Papers from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Linguistic Section. Dialect Variations in Chinese*, 179-216.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Preparatory Office.
- Matushansky, Ora and Alec Marantz. 2013. *Distributed Morphology Today: Morphemes for Morris Hall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 Puglielli, Annarita and Mara Frascarelli. 2011. *Linguistic Analysis: From Data to Theory*.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 Rizzi, Luigi. 1997. The fine structure of the left periphery. In Liliane Haegeman (ed.), *Elements of Grammar: Handbook in Generative Syntax*, 281-337. Dordrecht: Kluwer.
- Silverstein, Michael. 1976. Hierarchy of features and ergativity. In R. M. W. Dixon (ed.), *Grammatical Categories in Australian Languages*, 112-171. Canberra: Australian Institutes of Aboriginal Studies.
- \_\_\_\_\_. 1986. Hierarchy of features and ergativity. In Pieter Muysken and Henk van Riemsdijk (eds.), *Features and Projections*, 163-232.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 Speas, Peggy and Carol Tenny. 2003. Configurational properties of point of view roles. In Anna Maria di Sciullo (ed.), *Asymmetry in Grammar, Vol. 1: Syntax and Semantics*, 315-344.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Stowell, Tim. 2012. Syntax. In Robert I. Binnick (ed.), *Oxford Handbook and Tense and Aspect*, 184-21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iltschko, Martina. 2014. *The Universal Structure of Categories: Towards a Formal Typ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Zagona, Karen. 1990. Times as temporal argument structur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Time in Languag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 丁聲樹. 1943. 〈「何當」解〉。《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1: 449-463。
- 江藍生. 1990. 〈疑問副詞「可」探源〉。《古漢語研究》8: 44-50。

- 江藍生、曹廣順. 1997.《唐五代語言詞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吳守禮（校註）. 2001a.《明嘉靖刊荔鏡記戲文校理》。台北：從宜工作室。
- \_\_\_\_\_. 2001b.《明萬曆刊荔枝記戲文校理》。台北：從宜工作室。
- \_\_\_\_\_. 2001c.《清順志刊荔枝記戲文校理》。台北：從宜工作室。
- \_\_\_\_\_. 2001d.《清光緒刊荔枝記戲文校理》。台北：從宜工作室。
- 呂叔湘著、江藍生補. 1985.《近代漢語指代詞》。上海：學林出版社。
- 志村良治. 1995.《中國中世語法史研究》。江藍生、白維國譯。北京：中華書局。
- 泉州市文化局泉州地方戲曲研究社. 2010.《荔鏡記荔枝記四種・第三種：清代道光刊本《荔枝記》書影及校訂本》。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
- 連金發. 2011.〈閩南語「敢」的探索：兼論功能範疇的階層性〉。《中國語言學集刊》4.2: 271-283。
- \_\_\_\_\_. 2013.〈明嘉靖本荔鏡記稱謂語稱代詞用法探索：從語體角度入手〉。《當代修辭學》175: 72-79。
- \_\_\_\_\_. 2015.〈人稱代詞稱謂語的活用——說曹操曹操就到〉。《華語文教學研究》12.2: 31-50。
- 楊秀芳. 2002.〈論閩南語疑問代詞「當時」「著時」「底位」〉，何大安主編《南北是非：漢語方言的差異與變化》，155-178。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羅竹風（編）. 1994.《漢語大詞典》。北京：漢語大詞典出版社出版。

[2019年6月11日收稿；2019年12月17日修訂稿；2020年3月20日接受刊登]

---

連金發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cflien@mx.nthu.edu.tw

# ***Now-Denoting Expressions in Tandem with Functional Categories in Early Southern Min Playscripts***

Chinfa LIEN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he paper examines the expressions denoting *now* in Lìjìng Jì and Lìzhī Jì, Ming and Qing playscripts, in terms of semantic interpretation and syntactic structure. They provide the temporal anchor for the sentences featuring the interaction of interlocutors in speech events. *Now* involving indexicality is defined as the moment at which the speaker speaks. The temporal expressions denoting *now* is construed as the origo of a speech event at the top level of TP, and they are found to scope over other functional categories. On the grounds that the current speech event involv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peaker and addressee, an examination of the data shows the relative order of *Now*-expressions and pronouns and terms of address carrying pronominal functions. I also touch on the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of the *now*-denoting expressions and the role of vocatives in the interaction of interlocutors in speech events.

Key words: Ming/Qing playscripts, syntax, semantics, Southern Min,

*now*

